



我在德國當女王(下)

作者:金子Original 金子在德國

丹尼拉對這個餐廳非常熟悉，也省了很多事。她平日在一個婦科診所上班，因為兒子小，她只做半職，而這個餐廳忙不過來的時候，會請她來幫工。有這樣的精明能幹的助手，我這個女王當得非常省心和輕鬆。

花園變宮殿 芳鄰成侍者

2018年6月16日，本女王的大日子來了！全體女隊員要來本王宮接駕。這是最高的榮譽，也是工作量最大的一天。

鄰居們前一天就都趕來忙著佈置我家大門和門外的街道。這些人可都不是等閑之輩，也不都是射擊俱樂部成員，但鄰居家的事就是自家的事，大人孩子沒有惜力偷懶的。

前一天傍晚，左鄰右捨在對門的科學家克里斯朵夫號召和組織下，用綠白相間的小旗子把我家大門口裝飾的漂漂亮亮，門外的街道上“種”上兩排小白樺，上面扎滿了綠白相間的蝴蝶結。大家七手八腳，甚至用上了重型機車。

鄰居們男女老少齊上陣，甚至動用了大型機車

兒子端着酒走向忙著裝飾我家大門的鄰居們，兒子端着我們倒好了彩色烈酒的托盤，請大家喝酒，人們卻恭敬地朝我舉杯，高呼：為女王陛下乾杯。我注意到，各位揮汗如雨的芳鄰中唯獨不見克里斯朵夫的身影。原來這位大科學家正在比利時參加國際會議，今晚才能回來。他安排好了一切，太太帶著兩個漂亮的女兒過來幫忙，明天便會全家過來當侍者。

花園里，我們支起了一頂可以容納30多人的白色帳篷。因為之前天氣預報一直不明確，所以未安朝向房子的一面“牆”，一旦下雨，兩分鐘便可搞定，時帳篷成了“豪華宮殿”，不管明天啥天氣都不用愁了！

大家齊心協力，很快把花園變成了“豪華的宮殿”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幾個近鄰都整裝上陣，分配好了工作，各就各位。十點鐘，女隊隊員們排着隊從花園門口陸續走進來，向本女王及親王行禮問安，然後從化學家侍者手里的托盤上，選一杯香檳或者橙汁，在化學家太太的指引下在“王宮”帳篷里入座。

鄰居們不分貴賤，今天全成我家“臣僕”！

眾人入座後，本女王向來賓簡短致辭：

“非常高興各位前來，乾杯！”大家哄笑着為我乾杯，然後就吃喝起來。吃的東西當然有德國人喜歡的奶酪和小香腸，但多了芥末花生，又讓來賓們大呼小叫，多了難忘的經歷。兒子弄好了藍牙音響，從網絡上下載了德國流行歌曲，大家隨着樂曲高唱，最開心的是我一歲的外孫，一直隨着節拍扭着小屁股，成了當天最真人氣小明星。

前來迎接女王的女隊成員們在我的“豪華宮殿”做客。離開前在我家花園合影留念。

無限風光 “王冠”昂貴

十一點半時，“探馬”報告說，迎接女王的古典馬車隊已經進了大院。女隊員們立即在白色的花園柵欄門外排列成兩隊，本女王與親王手拉手在女隊員的隊列和“女王打得好！”三聲高呼及注目禮中，緩步走向車隊中裝飾最豪華的女王馬車。

在全體女隊員列隊注目下，“親王”老曼攜女王緩緩走向前來接駕的馬車

老曼殷勤地為我打開車門，我卻東張西望從圍觀的人群中一通招呼，從女兒手中接過小外孫，還請來自不萊梅的客人11歲的小女兒一同登上馬車。老曼最後一個上車，都安頓停當之後，才下令出發。

登上馬車，四下尋人，把外孫和朋友的女兒也帶上馬車

車隊輕快地駛向射擊王家，在他家門口簡短的檢閱儀式之後，接上他和王后，照例去公

墓獻花。因為通向公墓的路很窄，所以我們幾輛“王室馬車”在一個空曠的地方停下來，等候步行的隊伍去獻花。贈我們馬車的俱樂部前主席，把他的帽子戴到我那還不會說話的小外孫頭上，小傢伙在這浩浩蕩蕩熱鬧開闢的陣勢里，更加開心和自豪了。

獻花完畢，遊行隊伍又返回了射擊王的家里。他的“宮殿”比本女王的大五倍還多！整條街都“戒嚴”封路，“侍者”的陣容更加強大，幾乎是整條街的鄰居都來幫忙了。他們甚至為“侍者”們定制了統一的T恤！男隊女隊加少年兒童隊，二百多人，三頂大帳篷坐得滿滿當當。驚嘆于這“王宮”的奢華，想起數年前被一位德國朋友帶去參觀他們村射擊王的家，甚至在大門外鋪起長長的紅地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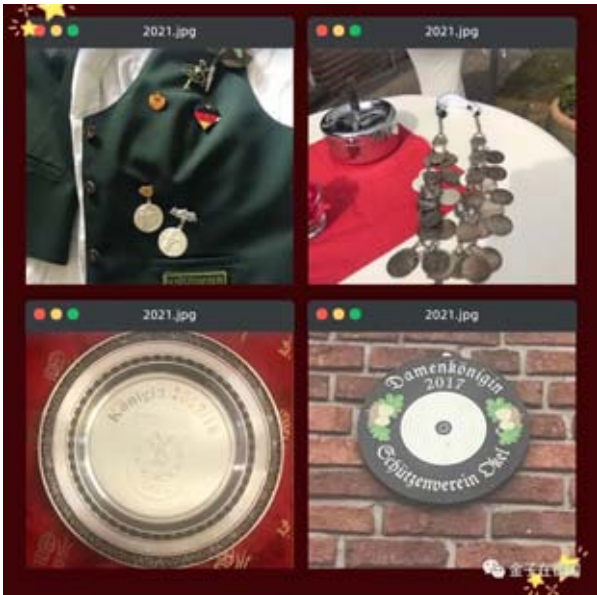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說女王很貴，那麼男王就是貴上加貴了。我這一年的花銷大約兩千歐元，他家至少是我的五倍。因為每次我請全體女隊員的時候，他得請所

有勁兒啊！如今老了倒換上戎裝拿起了槍。我其實也早就注意到，那些每周二晚上都去俱樂部參加訓練並擁有自己槍支的，大都是白髮蒼蒼年過七旬兒孫滿堂的老人，就像一個國內來的大老闆到我們村高爾夫球俱樂部時大發感慨：都是些老頭老太太啊！是啊，在國內，這樣放飛自我瘋狂摩登的地方，都是事業有成的青壯年的天下，而大部分老年人則早早地放棄了自己享受生活的權利。

這一天，是我當女王最後一晚，最後的輝煌與瘋狂，這些悟透了生活真諦的老人們的舞姿，給了我

最深刻的啓迪，本女王攜親王在主席臺就坐。

第二天早上的“貓早餐”我提前到達，作為女王我得坐主席臺，遲到就太不象話了。還是年年相似的程序，連餐食菜譜都絲毫不變，人也還是那些人，不過座位稍有調整，托馬斯主持詞的內容也根據這一年村里發生的大事小情有所變化。起立向這一



有的人，所以射擊王750歐的經費我一點兒也不眼紅。

女王大日子 最後的瘋狂

從射擊王家里出來，又是環村遊行，與去年不同的是，我跟老曼坐馬車，兒子跟大部隊腿兒着。隊伍路過我家門口時，隊長率領大家高呼三聲“女王打得好”！那些非俱樂部會員和我家服務的芳鄰們沿途觀禮，熱情揮手致意，王室成員”都有坐馬車的特權。

遊行隊伍招搖過市，鄰居們都出來看熱鬧，夾道歡迎，遊行隊伍里居然還有坐輪椅的，身上帶滿了“軍功章”，都是曾經在射擊比賽上獲的獎，肩章和綬帶都不是自己隨便配的。

新女王要第二天才會誕生，所以當天晚上的舞會我仍然是主角。跳第一支舞的榮耀，坐“龍椅”被四名女隊員高高抬起等等，當然還是要請大家喝酒。

舞會上，我認識了兩位新會員，一對老夫婦，年輕時候玩馬，所以很早就認識我老公。如今退休了，兩個兒子都不願意接手，於是他們賣掉了馬莊，因為醉心于高爾夫，所以在歐克高爾夫場附近蓋了漂亮的大房子養老。贊嘆着他們優美的舞姿，心想：這騎了大半輩子馬的雙腿真

年里去世的會員默哀，宣讀金婚銀婚的，喜得貴子人員名單，我除了作為“王室成員”主動請大家喝一輪白酒，喜得外孫女也是一個請客的緣由，當然是跟另外幾位榮升祖父母的一起分攤賬單。

另外，在主持間歇樂聲大作的時候，我也跟大家一起，站在椅子上拍手起舞，作為全場唯一的中國人，又特別因為在主席臺上，顯得特別紮眼。

唱到開心處，都站到凳子上拍着手扭起來，現在想想似乎至今還沒人從摺疊椅上掉下來！

正副女王換位 長大負衆望

“貓早餐”一結束，旁邊射擊大廳里各王爭霸賽便開始了。

我的副女王丹尼拉最緊張，她說她今天如果不能當上女王老公就不讓她回家了。

“他真这么說了”女隊長瑪格瑞德非常生氣，做了一個扇耳光的手勢。

我心想，風風光光當了一年的女王，老公和全村人陪我玩了一年，我也該歇歇了，副女王是跑腿幹活的差事，以後再說吧。所以，本應完全沒有壓力的我，卻私下盤算着怎樣才能不得第一。可也總不能成心打旁邊靶子上去吧

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隨隨便便打一槍，又是十環！女王不能連任，只能給名列第二丹尼拉當副女王了。耳邊響起老公的話，當副女王也挺好的，今天閉幕遊行的時候還可以坐馬車！

丹尼拉興奮得滿臉緋紅：“看，被我說中了！我們還要合作一年！咱倆是一個好TEAM！”然後就到處喊着“寶貝”去找她老公報喜。可後來在全體列隊宣佈結果的時候，瑪格瑞德還是大聲冲着丹尼拉的老公喊了一句：“現在你老婆可以回家了吧”弄得那老公很不好意思。

(四方圖)1,我制服上的徽章，金色的是女王，銀色的是副女王；2,女王項鍊，每一枚徽章上都刻着協會成立以來歷屆女王的名字，我的當然也在，所以，這個項鍊會越來越沉；3,女王紀念銀盤，挂在家里；4,女王牌匾，挂在家門口的門楣上方，如果當天沒有挂牢，還有可能被“偷”，找的過程非常戲劇性，肯定能找到，但少不了喝酒；一旦女王搬家，還要舉辦牌匾遷移儀式。

摘下增添了我的名牌的沉甸甸的女王項鍊，女隊長授予我一枚可以永久挂在隊服上的勳章，戴上副女王的銀色綬帶，我頓感從肩頭到心頭的輕鬆愉快。

而男王爭霸賽卻不那么利索，男子50米氣槍賽遲遲決不出勝負。玻璃牆邊和大廳顯示屏周圍聚滿了屏氣凝神的觀眾，每次槍響之後，聽着大家泄氣而無奈的長長嘆息，我就知道——老村長又打飛了。

約根是一個不拿薪酬卻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的老村長，熱心參加活動，卻從來都像普通會員一樣，在遊行隊伍里步行，從來不坐主席臺，更不發表任何講話。當然，從不參加訓練的他也從來打不中靶心。可歐克每個人都有一個心願——讓老村長也風風光光當一回王！大家都屏住呼吸盯着射擊場和場外屏幕，期待着老村長可以當一回王，遊行時候就不用腿兒着了！

可是，在無數次失望的長嘆之後，老村長的靶子一直完好無損，高爾夫俱樂部酒店老闆娘的女婿則榮升新一屆射擊王！

我竊問，低調又樂于助人的老村長，會不會故意瞄準旁邊的靶子了

作為副親王，老公在遊行時候還是跟我一起坐在馬車上，儘管是在第二排，老村長呢，還是任勞任怨地走在長長的隊伍里，腿兒着！

當了一年的女王，我成了村里家喻戶曉的人物。再當一年副女王，我就得歇息三年，才能再次有參加女王爭霸賽的資格。

望着門楣上方耀耀的女王牌匾，心想：旁邊的位置留給兒子吧！此生能有一次這樣難得的寶貴經歷，夫復何求

2018年，寫于德國歐克
2021年3月7日修改

作者簡介:金鈴兒,筆名金子,文學城博客名淨月筆迹,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主席,海外文軒作家協會終身會員。60年代出生,86年北師大中文系畢業。做過教師、公務員。2001年移民德國,曾就讀于不萊梅大學社會學系,並在不萊梅科技大學,雅各布私立大學等教授中文,兼任德國《華商報》特邀記者,作品收入《小鎮德國》、《走近德國》等,著有長篇小說《遠去的紅帆船》及個人散文集。

